

《七剑下天山》的傅青主 历史上是牛人

观赏了傅陈展的历代书法名帖，一些耳熟能详的名字，不免随着那神俊飘逸的传世墨宝，变得立体而真切、逼真而形象，如《七剑下天山》的傅青主。梁羽生的武侠名著《七剑下天山》家喻户晓，书中剑侠傅青主的名号脍炙人口，而历史中的傅青主，其事迹之传奇、形象之高大、世评之完美，较之小说中的傅青主，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大明真国士 耿介纯忠良

傅青主一生重气节，无论在明在清，皆不改本色。傅青主的恩师、明末海内咸知的耿直之臣袁继咸，对他影响颇深。袁继咸在朝为兵部侍郎时，因得罪魏忠贤，遭贬入狱，傅青主联络生员数百名，步行千里入京，于京城四处印发揭帖，申明真相，并两次出堂作证，经过长达七八个月的艰难斗争，方使袁继咸平反昭雪。

袁继咸后抗清被俘，至死不降，从容就义。临终前，给自己亦徒亦友的傅青主留下绝命诗，称：“不敢愧（kuì，同愧）友生也！”傅青主闻讯恸哭，曰：“呜呼！吾亦安敢负公哉！”自此，他秉承先师遗训，立志反清复明。

明亡后，傅青主曾与桂王派来山西的总兵官宋谦联系，密谋于顺治十一年（1654年）三月十五日在河南武安五汲镇起义，不料中途事泄，他被关押进太原府监狱，惨遭严刑逼供，却不吐一词。一年后，清廷得不到他的任何口供，遂以“傅山的确诬报，相应释宥”的判语，将其释放。

硬的不行，来软的。康熙十七年，清廷诏举鸿博，给事中李宗孔力荐傅青主，被其严词拒绝。随后，官府强令役夫将已年过七旬的傅青主抬入京城，他誓死不入大清门！对康熙赐予他的“内阁中书”名号，拒不接受，被遣返乡，亦不谢恩，自比于元初名士许衡、刘因。

清军入关，改易明服，推行“留头不留发，留发不留头”的残暴政策，傅青主为避迫害，拜寿阳五峰山道士郭静中为师，因身着红色道袍，遂号“朱衣道人”，别号“石道人”。朱衣者，朱姓之衣，暗含对亡明的怀念；石道者，如石之坚，意示决不向清朝屈服。

眼见复明无望，傅青主返回太原，隐居于城郊僻壤，自谓侨公，寓意明亡之后，自己已无国无家，只是到处做客罢了，他的“太原人作太原侨”的诗句，正是这种痛苦心情的写照。在晋祠隐居期间，他写下了大量怀念先朝的隐晦诗作，如他在云陶洞题写的楹联：日上山红，赤县灵真三剑动；月来水白，真人心印一珠明”，上联中的“日”与下联中的“月”合璧为明字，“珠明”则暗指朱明王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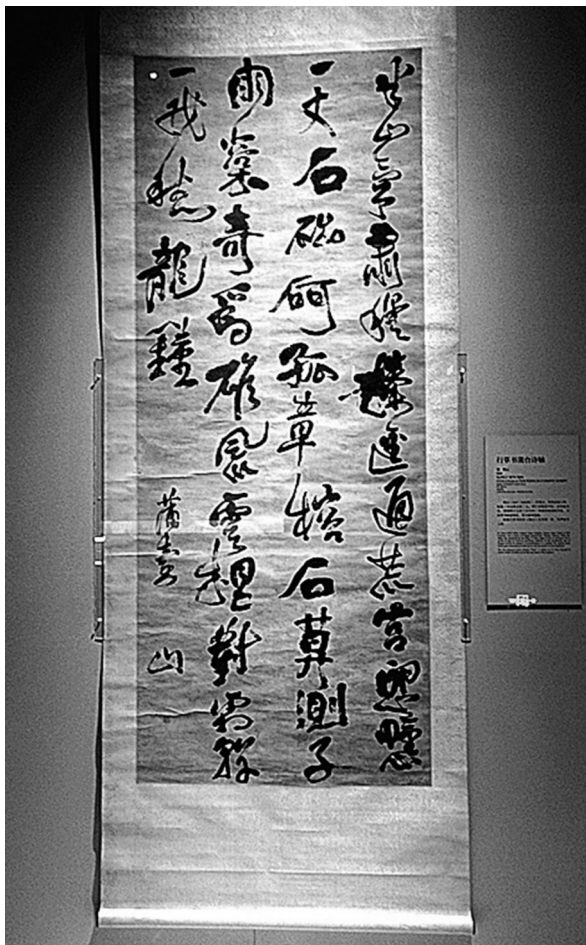
康熙二十三年，傅青主病逝，享年七十九岁。去世前，他叮嘱后人万不可以清廷强加于他的“内阁中书”身份为其下葬，他要穿上道袍入土，至死不忘保全自己“尚志高风，介然如石”的气节与品格。

秉承老庄学 率性大宗师

傅青主生于官宦书香之家，其祖上连续七八代有治诸子或《左传》《汉书》卓然成家者。在这样一个家学渊源的环境下，禀赋超人的傅青主从小便受到了严格的教育，十五岁就补博士弟子员，二十岁试高等廪饩（xì），相当于获得国家级奖学金，至中老年更是从心所欲，无所不能。

傅青主除精通史学之外，还兼工儒学、医学、内丹、道教、佛学、诗词、书法、绘画、金石、武术、音韵训诂之学甚至美食等，其涉猎之广、成就之大，在清初诸儒中，无出其右者，被时人誉为“学海”。

傅青主与顾炎武、黄宗羲、王夫之、李颀（yóng）、颜元一起被后世尊为明末清初“六大儒”，梁启超称其为“清初六大师”之一。顾炎武在《广师篇》中这样评论傅青主：“萧然物外，自得天机，吾不如傅青主。”后世对傅青主的评价更是不吝溢美之词：“他开创了一



傅青主的《行草书蒲台诗轴》。辽沈晚报、聊沈客户端主任记者 张松摄

代学术之风，其多方面的成就，都位于同时代之顶峰”。

傅青主尊崇老庄之说，对压抑人性的宋明理学嗤之以鼻，认为“道本不息如川之流”，道家海纳百川，博采诸家之长，而“今所行五经四书注，一代之王制，非千古之道统也”。因此，为人做事应“率性而为”“顺物自然”“漂然物外”，奴性奴儒要不得。

傅青主劝诫世人，不要对皇权抱有丝毫幻想，忠孝死节不可取。

他写道：“李白对皇帝只如对常人，做官只如做秀才，才成得狂者”。他对《周易·蛊卦·上九》中的“不事王侯，高尚其事”解释道：“王侯皆真正崇高圣贤，不事乃为高尚。其余所谓王侯，非王侯，而不事之，正平等耳，何高尚之有？”这在思想禁锢、万民喑哑的时代，皆为震耳发聩之音。

作字先做人 “四宁”与“四毋”

傅青主是明末清初造诣杰出的书法家，在青年时代，他就打下了坚实的书法基础，在《作字示儿孙》中这样说：“贫道二十岁左右，于先世所传晋唐楷书，无所不临。”

傅青主的章草、小楷都极为精纯，也涉足篆、隶，尤以行草著名。他对金石文字学的研究怀有极大的热诚，广泛收集、品评金石拓本及其书法文字，这与其提出的学书必通篆、隶的观点有着密切关系。

傅青主的书法初学赵孟頫（fǔ）、董其昌，几乎可以乱真。他的《上兰五龙洞湖圃记》为崇祯十四年（1641年）之作，与宋人风范毫无二致。他写大字喜用颜体，如《集古梅花诗》，就是写小楷也用颜体，如《逍遥游》。他的颜体写得非常好，流传至今的颜体大字楹联和榜书多



傅青主像。



资料片

件，皆端庄道劲，刚健有力。

傅青主生活在改朝换代的动荡年代，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，坚守着大明遗民的气节与独立士人的自由精神，不免现实撞壁，老病贫孤。复国无望，理想破灭，他满腔的悲愤无处诉说，便落笔泄忧，以狂颠的连绵大草，展现着自己精神世界的困闷与绝望。中国现代书法家、篆刻家邓散木在《临池偶得》中说：“傅山的小楷最精，极为古拙，然不多作，一般多以草书应人求索，但他的草书也没有一点尘俗气，外表飘逸内涵倔强，正像他的为人”。

在傅青主留下的关于书法的诸多言论中，“四宁四毋”之说最为精辟，也最为引人注目，带有强烈的针砭时弊的意味，是其代表性的书法审美观，对中华书法美学有着深远影响，即：宁拙毋巧，宁丑毋媚，宁支离毋轻滑，宁率真毋安排。译作白话文为：作字宁要古拙而不可华巧，应追求一种大巧若拙、含而不露的艺术境界；字可写得丑些，却不要取悦于人、呈奴颜婢膝之态；字宁可写得松散参差，也不能轻佻浮滑；宁信笔直书，也不要描眉画鬓，装饰点缀，有搔首弄姿之嫌。

在此基础上，傅青主进一步提出了“作字先做人”的书学观点，他对一件书法作品的品评，不光看字，更要看人，视其书写者的为人操守而定。在傅青主看来，赵孟頫乃宋室宗亲，却投靠灭宋的蒙元政权，实乃丧失气节，人品不端，因鄙薄其人，故而痛恶其书法浅俗无骨，甚至要求儿孙勿学赵书。而对忠于大唐，为国捐躯的颜真卿，则由人及字，大加褒赞，以效仿颜体为荣。

扶贫救弱圣 悬壶济世医

傅青主医术高明，是继汉代张仲景之后又一为世人公认的“医圣”，他在内科、妇科、儿科、外科等诸多医学领域，均取得巨大成就，并将其丰富的道家哲学思想运用到医学中。在上海辞书出版社所出的《辞海·医药卫生分册》“医学人物”中，收入了上自传说中的岐伯、黄帝，下至1975年去世的中医研究院副院长蒲辅周，时间跨度长达5000余年的历代中医泰斗71人，山西仅有一人，即傅青主，其医著《傅氏女科》《傅氏男科》《青囊秘诀》《外经微言》《石室秘录》《大小诸症方论》《辩证录》等，至今流传于世，造福苍生，傅青主曾对亲友说：“吾书不如

吾画，吾画不如吾医。”

傅青主最为擅长的是妇科，其中，他所著的《傅氏女科》在当代的中医妇科仍被奉为案头必备之书。据后世分析，这与他不幸的婚姻生活有关。傅青主与爱妻张静君情投意合、相敬如宾，本欲携子之手，与子偕老，怎奈天不遂愿，在傅青主二十六岁那年，张静君患病辞世，留下五岁的幼子傅眉。傅青主忠于爱情，从此与傅眉相依为命，誓不复娶，以至于十四年后，看到爱妻的刺绣《大士经》，傅青主仍痛不欲生，吟出“人生爱妻真

之句。他后来发奋习医，且精于妇科，应与张氏之死不无关系。傅氏女科的出现，使妇科首次作为单独学科跻身中医史，是中医史上划时代的大事，傅青主自然成为中医妇科的开山鼻祖。

傅青主医德高尚，他四处云游，常与儿子傅眉共挽一车，卖药四方，妙方除病，众口交誉。他治病讲原则，可概括为：“一优先”“二不治”。所谓“一优先”，指优先穷人。即：对待病人不讲贫富，一视同仁，同等情况下，先照顾弱势群体，给这些人治好了病，还不收费。“二不治”，指为富不仁、口碑不佳的权贵，不治；歧视、欺压汉民的“胡人（暗讽清朝各级统治者），不治！即：好人害好病，自有好医与好药，高爽者不能治；胡人害胡病，自有胡医与胡药，正经者不能治。”

票号创始者 傅拳掌门人

近现代，山西票号名闻天下，鲜为人知的是，傅青主居然是山西票号的缔造者。康熙二年（1663年），参加南明政权的顾炎武来太原寻访英雄豪杰，找到傅青主，两人抗清志趣相投，结为挚友，自此过从甚密。相传二人商定组织票号，作为反清的经济机构，创造了一种转运资金的独特方式，这就是后来名满天下的山西票号的开始。

在《七剑下天山》一书中，梁羽生将傅青主写成武功卓绝的一代剑侠，这与真实历史中的傅青主完全对得上号。据《石膏山志》载，清顺治四年（1647年）春，傅青主和儿子傅眉到山西灵石县天空寺演示打坐和五禽戏，传与寺内主持道成法师、寺内和尚以及当地名士吴成光。史家称傅青主为“性任侠”，他的遗作中有“剑木惜其疏”“盘根砺吾剑，金铁满山鸣”等诗句，梁羽生在《七剑下天山》中将傅青主列为一剑，可谓实至名归。

傅青主创立了一种叫做“傅拳”的拳法，动作名称与太极拳相似，又别于太极拳。在1985年的中华武术挖掘整理中，蔡承烈献出了《傅拳谱》手抄本，1988年出版了《傅青主拳法》一书。《傅拳谱》的流传，是傅青主拳法代代传承的重要依据，其深厚的武学修为此可见一斑。

据传，傅青主还与山西名酒竹叶青的改良有关，山西名小吃“太原头脑”也是由他发明的，傅青主留下丰厚精神遗产的同时，亦未忘为后人创造物质食粮。

傅青主逝世后，“四方来会送数千人”，与其情趣相投的人，受其点拨教导的人，被他救治痊愈的人，闻先生作古，纷纷前来为这位遭际坎坷、身世非凡的道士送行，赞其高洁品行，颂其无量功德，此情此景，是对傅青主一生最好的盖棺之论。

辽沈晚报、聊沈客户端主任记者 张松